旅遊時代

陳 安

中國古人提倡「行萬里路」、「周遊列國」，其實，只有到了如今這個時代，你才眞能「行萬里路」、「周遊列國」。古人說的「列國」，不過是在華夏範圍內的一些小國，而今天我們還眞能遊遍五洲四海，飽覽各國風光。

現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訊設備爲我們時代增添了一批又一批遊客、觀光者和旅行家。想當年，美國第一艘赴華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到廣州行駛了整整半年。中國最早留美學生容閎乘美國「女獵人號」帆船從上海到紐約，在海上度過了九十八個晝夜。冰心、梁實秋和許地山等一批留美學生坐「杰克遜號」郵輪從上海到西雅圖也在太平洋上顚簸了兩個星期。而如今，乘飛機，從紐約到北京只要十三個小時，從上海到紐約只要十五個小時，連一晝夜也不到。

在美國，我們愛周遊「列州」，出門之方便也是前所未有。訂購機票，你不必再去跑航空公司或旅行社，網上就可以訂「E票」。到了旅行地，一下飛機在機場就可租車，多家汽車租賃公司的僱員們正在櫃台旁眼看你拉着有輪行李車向他們走去。他們會給你當地地圖，告訴你怎麼開往你的旅館或度假村。現在，你甚至連地圖都可以不要了，因爲有了GPS導航儀，你只須打進你要去的地址，衛星上的導航女士就會指揮你「左轉」、「右轉」，一直把你引領到目的地。一到旅館或度假村，各種圖文並茂的旅行手冊、便覽、傳單和廣告就在報到處等着你。第二天早晨，度假村會請你吃免費早餐，並向你介紹如何在這個旅遊勝地度過愉快的一周。你的愉快的假期就這樣開始了。

在這個旅遊時代，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即使面臨經濟不景氣，觀光業也往往會一枝獨秀，爲不景氣的經濟分憂解難。譬如紐約，在華爾街危機的一片黑霧中，旅遊業竟是不多幾個亮點中最亮的一點，銀行在裁人，緊縮開支，可前來兌換美元的外國遊客卻只多不少。去年，到紐約來的外國觀光客多達創紀錄的七百六十萬，他們來的時候，只帶着一個行李箱，走的時候卻是兩個行李箱，那多出來的箱子就是他們爲緩解紐約經濟困難做出的貢獻。因此之故，有一家紐約報紙的頭版上出現了醒目的大字標題：「謝謝你們，遊客們！」

羅烽的《故鄉集》

許定銘

羅烽的《故鄉集》（哈爾濱光華書店，一九四七）是他的代表作，此書共一二三頁，收《荒村》、《呼蘭河邊》、《第七個坑》、《特別勳章》、《一條軍褲》……等十個短篇。羅烽在後記裡說這些小說都是一九三五年間在上海寫的：

……它算不上文學作品，只是些片斷的生活記錄而已。而這記錄還是在故鄉淪陷後三四年間的事情，遠不足反映日寇統治的殘酷，奴顏婢膝的醜惡，與東北人民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這些抗戰故事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呼蘭河邊》和《第七個坑》。《呼蘭河邊》寫一個十二三歲的村童，因放牛而誤闖日軍的鐵道守備所，被當作小間諜扣留了。牛自然被吃掉，人則在敢怒不敢言的村民目光底下活活被打死，棄屍荒野。在戰亂中，人牛同遭厄運！

《第七個坑》寫皮鞋匠耿大，在回家途中被日軍逮着，爲將要走進這條小巷的人掘「死亡坑」。日軍把走進這條死亡小巷的人殺了，頭下腳上的插進坑去，要耿大把它埋好，雙腿V字型露出地面。耿大戰戰兢兢地掘坑，看着V字一個個增加，想到一會兒自己也變成V字……《第七個坑》是羅烽寫得最好的短篇，也是抗戰時重要的作品。

老北京的「華語學校」

何季民

尋找老北京的「美國學校」，在北京二〇〇七年六月最新出版的《東四名人勝迹》找到一句清楚的介紹：「美國學校位於朝陽門內大街頭條二〇三號，建於二十世紀初，距今已有近百年歷史。樓房地上三層，正立面設八根愛奧尼式石柱，簡潔莊重，為典型的美國古典折衷主義風格。」——卻不料被張冠李戴、引錯了路，其實這裡應當是老北京的「華語學校」。

老北京的「華語學校」，全稱是「華北協和華語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創辦於一九一〇年，正經是「加州大學中國分院」，在中國順口簡稱爲「華語學校」，也有人如巴金文章中稱「華文學校」，是由北京的美以美會、美國長老會、美國公理會、英國聖公會、倫敦會、青年會等基督教會組織與英美公使館、華北美國協會、美國商會等聯合創辦的，最初只爲傳教人員教漢語、學習中國文化，漸漸擴大到來華的外交官和商人——成爲主要爲英美培養「中國通」的學校。

九十高齡的耿慶華老人，父親在基督教會做會計，自己一九三三年初中畢業後先在通州潞河中學後轉華語學校，在圖書館裡編英文目錄卡片，他清楚記得：「館長是美國人，說漢語比中國人還好。華語學校是美國基督教會辦，培養傳教士，主要是外國人學中文，學生都是成年人，甚至還有夫婦，在校都得說漢語，管吃管住，還發薪貼。」

「華語學校」的大師們

老北京的「華語學校」的歷史，只比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興起稍短一些，因此中國現代許多優秀文化人都與它有不解之緣，其中幾個或許更是不可忘記的：

馮友蘭就曾到「華語學校」：那時，燕京大學先在城裡上課，還請他當「華語學校」的老師。他說名叫「華語學校」，其實是可以長期居住的旅館，初到北京的外國人住進去，比住北京飯店還便宜，在這裡學習班學中文。後來，有些外國人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華語學校就增加了中國文化課。馮友蘭在「華語學校」除了策劃了「一套關於中國文化的講演」，把梁啓超、王國維、黃侃、顧頡剛等拉了去，自己還開了一門課每周講一次《莊子》。

二〇〇六年，文壇有人解開了一宗公案——老舍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寫作的英文論文《唐代愛情小說》確曾在國內發表過——一九三二年二、三月，老舍先是在北京「華語學校」客座演講這篇論文，接着出版了單行本。當年他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任教，也被「華語學校」請了來客串。唯有可惜的是解謎人不知現況，竟說：「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原校舍現已無存。」

許多人都知道紅色經典《西行漫記》，卻未必知道在它之前還有更早的版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因爲只到二〇〇二年底才有人發布「它是《西行漫記》雛形版」。據考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出版早於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和中文版《西行漫記》；其中「紅黨與西北」一節內容，是斯諾從陝北回來，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協和教會作的最重要的公開演講，還在美國記者謝偉思家、美國大使館、扶輪社，也在「華語學校」爲傳教士們作過報告，據說聽衆都非常激動，反應強烈。海倫·斯諾後來說這本書是一次「眞正的美中合作」。

華語學校出來的「中國通」

「華語學校」也有洋老師，其中令國人最不可或忘的，就是明義士。二〇〇四年曾有「二十片殷墟甲骨拍出五千二百八十萬元天價」震驚了中國。緊接着，南京博物館打開了一直深隱着的「明義士舊藏」，讓三千餘片甲骨展現到了國人眼前。據新聞介紹：這批甲骨中有二千餘片都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舊藏的，在回國之前，以私人藏品的名義贈給南京博物館，不過從解放後一直沒有對外展出過。

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一八八五—一九五七），是大半生與中國結緣的加拿大人，一九一〇年從神學院畢業便申請獲准先到中國河南武安縣、後到彰德府即安陽市當上了傳教士，正好趕上了發源於安陽小屯的中國「甲骨文大發現」，立刻被古老的「甲骨」吸引了；從此人們經常看到一個洋和尚騎着匹瘦馬，操着越來越流利的河南話，張口就問有沒有「骨頭片子」——他就是明義士，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個人收藏竟然超過了五萬片（現存三萬餘），而且研究有得，早在一九一七年出版了中國甲骨文研究奠基作之一《殷墟卜辭》。

明義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應召回國參軍，戰後又回到中國，一九三二年與老舍爲鄰同時在齊魯大學考古與漢學系任教，也在北京的華語學校講學，還把最後沒有帶走的大批甲骨封存在了華語學校圖書館裡，到一九四九年後，才被文化部清出交給了故宮博物院，一說共一萬九千四百多片。

「華語學校」的洋老師，還有一個恒慕義——第五任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的父親，夫婦倆於一九一〇年來到山西汾陽，爲基督教會辦學，擔任過汾陽「銘義中學」的校長，恒安石就出生在那裡。一九二三年，恒慕義來到「華語學校」任教，恒安石才三歲，後來也在「華語學校」上過學。

「華語學校」的洋學生，一個個也了不得。第八任美國駐華使節芮效儉的父親芮陶庵，最初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就曾在一九三〇年進北京的「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學習了一年中文。芮效儉一九三五年出生在南京，也是從小在中國長大的「中國通」……據說，史迪威將軍、包瑞德、范宣德、戴維斯、謝偉斯等「中國通」，都曾從「華語學校」裡走出來，或許都可以掛名馮友蘭、老舍、斯諾、梁啓超、王國維、黃侃、顧頡剛、明義士、恒慕義的親傳弟子。（上）

給對手一個擁抱

王萬然

八月十日，女子十米氣手槍決賽中，我國選手郭文珺奪得金牌，成績四九二點三環，打破世界紀錄。第三名的格魯吉亞選手妮諾·薩盧克瓦澤和第二名的俄羅斯選手納塔利婭·帕傑林娜，她們的國家正在衝突，面臨着一場全面戰爭，可是，賽場上的兩位對手，在槍聲結束後，卻親暱地擁抱在一起，把冠軍晾在一邊。我沒有去指責她們沒有禮貌，而是爲她們的熱情所感動，爲她們的體育精神所感動。

格魯吉亞和俄羅斯一衣帶水，本來同屬蘇聯，蘇聯解體後，他們兩個國家屬於獨聯體，一九九二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獨聯體國家是以獨聯體的名義參加比賽。可以說，獨聯體內的國家是情同手足。可是，由於國際政治氣候的影響，獨聯體逐步受到橙色革命的挑戰，格魯吉亞也於今年四月退出獨聯體國家聯合防空體系。從南斯拉夫和獨聯體的再次分裂看出，政治問題使這些國家面臨着分裂再分裂的危險。格魯吉亞有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兩個共和國也宣布獨立。有趣的事是，獨立問題總是跟西方的臉色有關，只要你是親西方的國家，你屬下要獨立西方國家是不會同意的，否則，你不讓獨立，別人也會使用各種手段使它獨立。

格魯吉亞的立場沒有站在俄羅斯一方，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的獨立當然沒有得到西方的首肯，而俄羅斯卻維持着和它們的親密關係。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自上台以來一直奉行積極融入西方、加入北約的政策。這一政策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但是，塞梯和阿布哈茲成爲其大障礙。而南奧塞梯和斯阻止格加入北約的重要籌碼，俄羅斯絕對不會允許格中央政府全面控制這兩個地區。科索沃今年二月宣布獨立後，俄羅斯爲了回擊美國承認科索沃獨立的立場，開始調整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政策。南奧塞梯獨立是格加入北約的一大障礙，格發起如此大規模軍事行動，意在消除這一障礙。

奧運會開幕前，格魯吉亞卻與南奧塞梯交火，俄格兩國在南奧塞梯交戰，阿布哈茲也宣布對格魯吉亞開戰。這場戰爭，是政治因素的戰爭，無論輸贏是哪一方，遭殃的還是老百姓。可是，這時候，在北京奧運會上，格魯吉亞選手妮諾·薩盧克瓦澤和俄羅斯選手納塔利婭·帕傑林娜也槍對槍地開戰了，不過，她們不像她們國家軍隊把槍口瞄準建築物和人，而是瞄準靶子。我們希望，交戰的格俄兩國，能像他們的選手薩盧克瓦澤和帕傑林娜一樣，放下武器，給對手一個親暱的擁抱，讓奧運會的和平鴿，盤旋在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的上空。

京奧開幕式上氣勢磅礴的缶陣（新華社圖）

魯迅祖父爲何敢在科場舞弊

汪金友

一八九四年魯迅十三歲的時候，他的家裡發生了一件大事。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爲在「高考」中爲自己的兒子和親友舞弊，被光緒皇帝判處「斬監候」。在省城監獄度過七個春秋，到一九〇〇年刑部大赦，才得以出獄。祖父的下獄，再加上父親的牽連病故，使周家徹底破落。這一系列的變故，也給少年和青年的魯迅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創痛，甚至影響到他對人生之路的「別樣」選擇。

一八七一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赴京會試，中貢士，殿試獲第三甲第十五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後來又做了金溪知縣、內閣中書等。這也是周氏家族棄耕經商、踏入仕途的最大輝煌。一八九三年農曆除夕，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歲的高齡溘然長逝。周福清接到電報後從京城急返，回家服喪。

第二年秋天，浙江舉行鄉試。周福清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雖然以前屢試不第，但這次仍然準備再考。另外還有周家的五戶親友，也均有人應試。他們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進士，便湊了銀錢一萬兩，懇求他去賄賂考官，以求中舉。周福清雖知此事不妥，也曾躊躇不決，但最後還是心存僥倖，決定鋌而走險。於是，他給殷如璋書寫親筆信一封，內附銀票一萬兩。

當時考官出京，爲防舞弊，不准會見親友，不准外出拜客，不准收發信件。到地方後，更要處處受到考試監督官的監督。周福清想，京官南下赴杭，必取道蘇州，思忖再三，於八月三十一日帶僕人陶阿順到蘇州專候。九月七日，殷如璋的船隻抵達蘇州，停泊在閶門碼頭。周福清隨即差陶僱小船，設法靠近殷的官船，將信送上。恰巧副主考周錫恩在主考船上聊天，殷接信後，不便拆閱，擱於茶几，仍與副主考敘談。也合該出事，素來辦事精明的僕人陶阿順，唯恐銀票有閃失，高聲嚷道：「信裡有萬兩銀票，怎麼不給一張回條？」殷爲示清白，將信交周錫恩啓閱，於是案發，一直驚動了朝廷。雖然浙江一些官員以周福清「一時糊塗，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等理由，盡量爲其減輕罪責，但光緒堅持對周福清施以重刑，很快就下了一道諭旨：「周福清著改斬監候，秋後處決，以肅法紀而儆效尤。」

我兩次去浙江紹興魯迅故居參觀，兩次都聽講解員講起周家這段不太光彩的往事。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編印的一份《魯迅故里》資料中，對魯迅這場家庭變故也作了詳細記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也算是一個聰明人，可爲什麼會幹出這樣的傻事？可能，他的望子成龍之心太切。爲了兒子的前途，便忘記了法律，忘記了規則，忘記了道德，忘記了公平，忘記了周圍有很多雙眼睛。其實到現在，也有不少這樣的人，爲了給自己的兒女謀個好前途，便託關係，走後門，不擇手段，四處活動，甚至以身試法。

可能，他的心理出現嚴重失衡。總是用懷疑的、灰暗的、絕對的眼光看待一切。無論誰的兒子中了「舉人」，誰的兒子考了「進士」，誰的兒子進了「衙門」，他都說那是因爲「上邊有人」，或者「花錢活動」。所以自己遇到事的時候，也去「找人」和「活動」。

可能，他過於相信金錢的力量。的確，有人說金錢「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錢神論》）。因此在周福清看來，一萬兩銀票，絕對能夠打通一切關節。「低分」也能變成「高分」，「一般」也能變成「重點」，「無能」也能變成「有能」。可能，他太高估了自己的「算計能力」。很多人在設計自己的「活動方案」時，都會覺得天衣無縫。同榜進士，沿途守候，單獨約見，信中藏金，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這不是眼看就可大功告成嗎？可誰知萬裡有一，一個沒想到，便毀了一生的前程。

《我和你》

李北陵

一條消息引人注目：北京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網上的中文版、英文版、高潮版、童聲版的多個版本暢銷，開創了無線音樂史上最快的傳播速度，創造了全球音樂單曲最快發售紀錄點。讀罷這條新聞，我兀自笑了，就因爲，我也是網上下載人之一，一個人靜靜地聆聽《我和你》，已成奧運開幕式後我每天必做的「功課」。

《我和你》爲啥受喜愛？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歌詞簡短、直白、平實。雖然從歌詞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的角度看，《我和你》的歌詞似乎少了一點文學含量，但這無損於其淺而不薄的精彩。因爲簡短，所以上口、好唱、易記，男女老少皆宜；歌詞直白，揭示了人類的最基本關係——「我和你」，也崇尚不同國度、民族、文化人們的「類本質」——人性，讓人感到心靈的抵達；歌詞平實，樸實無華，表達了人類共同的追求，對和諧、合作、友愛的期待，所以受到不同層次人們的喜愛。

第二，曲調通俗、溫柔，極富人性化。四四拍的旋律溫柔、通俗、純淨，很好地契合了歌詞的簡單、平實，既像是朋友的召喚，也像是心靈的綻放，簡單中有深邃，平實中有溫馨，給了歌詞所包含意境以貼近的美好的藝術表達。而且，音調的選擇編排上不但有西方戲劇音樂的色彩，並且刻意加入了中國古典音樂元素，使這首歌能夠引起超越地域、文化、民族的共鳴。

第三，珠聯璧合的演唱，給歌曲增添了魅力。中國著名歌手劉歡與號稱「天籟」的英國歌手莎拉·布萊曼奧運開幕式上四分鐘的抒情演唱，引人嚮往地單純、眞誠；在高水平的演唱中，不同國籍的男女歌唱家手拉手配合，既有「東西融合」的意義，又隱含人與人親和友愛的嚮往，這也極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香港一音樂人說得好，《我和你》雖是爲奧運會所創作，但在精神內涵上超越了奧運會。《我和你》沒有慷慨激昂的詞句，也沒有高亢鏗鏘的音調，但是它給全世界帶來了感動。開幕式後這幾天，不時一個人靜靜地反覆聆聽網上下載的MV，我越來越相信，《我和你》將無愧爲奧運史上的經典之作。

漫話敲擊樂器「缶」

展 華

北京奧運被稱爲「人文奧運」，在隆重的開幕式上，有個壯觀的表演場面叫《擊缶而歌》，二〇〇八名演員整整齊齊敲擊着注入現代科技元素的中國的古老樂器——缶。那氣勢恢宏的缶陣和「人間哪得幾回聞」的缶聲，氣勢磅礴，震撼大地，激動着全世界觀衆和聽衆。

「缶」是我國一種古老的樂器，中國八音中的土類樂器主要有「缶」、「塤」兩種。缶的形狀很像一個小缸或火缽，是很少見的樂器。「缶」（音「否」）與「瓦」通，但是「缶」不是「瓦」的簡體字。《字書》有「『瓦』似『缶』而高」的說法，所以「缶」「瓦」二字又有所區別，但是字音完全相同。看了「瓦」字，不難想像「瓦」這種樂器的基本特質。《詞源》「缶」解：一、圓腹小口有蓋的瓦器；二、古樂器；《詞源》「瓦」解：瓦製盛器；敲擊樂器。隨着時代變遷，缶的形狀、材質、音質不盡相同，特別是二十九屆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缶」與古代的「缶」大不相同，它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銅冰鑒缶爲原型推陳出新，精心設計的集現代聲光電於一體的「高科技缶」。

在古代，「缶」與「瓦」均爲用來盛酒的瓦器，外表樸素無華。缶可以用來奏樂，《易·離》中有「不鼓缶而歌」的記載。《詩經》對擊缶有很具體的描述。據考證，我國古代所擊的缶，由十二個大肚小口的瓦器組成。關於「缶」這種樂器，最爲經典的歷史記述是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趙王遂行，相如從……（趙王）遂與秦王會與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秦王盆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項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從史書可以看出，「缶」或「瓦」是一種陶製的原始打擊樂器，流行於西北一帶的秦地。二千多年前的人類生產力低下，技術水平落後，在古代打擊樂器形成的初期，人們飲酒之時，用筷子擊缶，隨意唱和助酒興。其實，不少樂器的起源都是原來的生活生產用具，譬如鼓，其起源就與原始人鞣製皮革有關——製皮時會把皮子繃在一個框子上，這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很原始的鼓。笛、簫等吹奏樂器，與原始人打獵時使用的哨子也有關係。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提到擊缶：「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可見，在秦始皇那個時代，擊甕叩缶被認爲有些俗氣。

儘管缶顯得土裡土氣，其貌不揚，但是缶作爲酒器和樂器「雙重身份」，給後人和今人很好的借鑒。現代人唱歌時隨手拿個器物敲打拍子，用盛東西的壜壜罐罐作爲樂器敲擊時可見到，歌劇影片《洪湖赤衛隊》有一首插曲唱道：「手拿碟兒敲起來，小曲好唱口難開」。現代藝人演奏用的缶裡面大都盛着清水，所以能夠發出高低不等，悅耳動聽的聲樂。緬甸、印度尼西亞流行的「佳美蘭」音樂中也以打擊盛着水的容器來奏樂，這種容器是用銅錫合金製作的，按大小排列，演奏時用末端裹着棉花或羊毛的籐條敲打。現在則流行用中國產的瓷杯瓷碗。我國有些民間藝人擅長用陶瓷杯碗演奏，與擊缶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一次，出名的胡琴演奏家梅雨田（梅蘭芳的伯父）與好友到一家飯館吃飯。席時有個好友歎惜梅雨田沒有隨身帶胡琴，不然就可以大飽耳福了。梅雨田笑答：「沒關係，我用另外一種琴演奏。」說罷，只見他把桌上七個茶碗排列整齊，一邊倒水入碗，一邊輕敲茶碗，測試發出的聲音。然後，用筷子敲着這七個茶碗演奏了《夜深沉》等樂曲，奇妙的音樂使在場的所有人驚讚不已。

可以說，缶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樂器瑰寶。它幾千年歷盡滄桑，幾近絕響，是北京奧運會的盛典喚醒了它，讓全世界的人認識它。渾沉激昂的缶聲，敲出了中國的熱情，敲出了五環的光彩，敲出了奧運會的赫赫喜訊。